

## 亲爱的,我为你开门

张军霞

她是个性格内敛的女子,八小时之外,喜欢把家里收拾得窗明几净。一年四季,阳台上总是花团锦簇她和每一棵花草说话,温柔细心呵护它们,一如母亲对小小的婴儿。她喜欢扎着围裙炒菜,蒸煎煮炒,几个精致的小菜儿上桌,心情也跟着愉悦起来,就算只有一盘凉拌黄瓜丝,也要摆放得错落有致。

黄昏时去楼下散步,一个人走到精疲力竭才回来,偶然喝一杯葡萄酒,洗热水澡时打开手机里的音乐。更多的时候,她看一本又一本的书,随着主人公命运的起伏不定,欢喜或者叹息。

习惯了这种独来独往的生活,不再感觉有什么不妥。那天中午,看一本杂志里的文章,有位女作家谈到婚姻里的小幸福,说有时外出回来晚了,筋疲力尽爬楼,不等掏出钥匙,门却“啪”一声开了,门里,是爱人微笑着

的脸。那一刻,她会忘记所有的疲惫,感觉自己像个幸福的女王,无论何时,总有一扇门永远在等着自己。

刹那间,仿佛有什么东西从心底滑过,有疼痛的感觉,不知不觉中,泪水潸然而下。她慌忙丢开书,去阳台浇花,打开收音机听音乐,她不允许自己悲伤。

第二天下班,上楼,走到防盗门前,她微微有些迟疑,仿佛期待一个奇迹。然后才掏出钥匙开门,心底有着莫名的惆怅。

第三天,下班,上楼,手里拎了太多的菜,气喘吁吁上到四楼,把菜放到地上,想要掏钥匙,门却“啪”一声开了。她有些惊讶:原来,在学校住宿的女儿放假回家了!她欢喜得什么似的,忙着去炒菜,嘴里一直哼着歌儿。

接下来的几天,女儿一直呆在家里,她照常上班。奇怪的是,每次她刚走到楼梯口,女

儿就会准时打开门,调皮地冲她做着鬼脸,还会捧上一杯热茶。她忍不住感慨,这个一向粗心的丫头,真的长大了。

那天,女儿要归校,临走时一直欲言又止,最后只轻轻搂了搂她的肩膀,小声说:“妈,替我照顾好你自己。”她捶了女儿一下,笑着说:“什么时候变得这么罗嗦了?你照顾好自己才是正经事!”

房间里少了一个人,再次变得空落落的,怅然若失之余,她又拿出那本被遗忘到角落里的杂志,翻到女作家的那篇文章时,一张小纸条从书里飘了出来,她捡起来一看,是女儿的字体,上面只写着一句话:“亲爱的老妈,虽然爸爸不在了,但你还有我。我会为你开门,永远……”

她丢开书,双手掩住脸,泪水汹涌而下。

(作者单位:河北省巨鹿县地税局)

## 月下独步

杜学峰

月下独步的习惯,是在许多年前养成的。年少的时候,就喜欢在皓月当空,心开天籁的静谧之夜与月对话,特别是在心之箫声微茫的日子。“二十四桥明月夜,玉人何处教吹箫?”,我非玉人,却也向月吹出了灵魂寂寞的箫声,月则向我洒下怡神的华光雨。人与月都给予了,都宁静了,都永恒了。

走入城市后,多少乡风都扔掉了——悲兮喜兮?无以言说。乡村在城市面前,总是自卑着羞怯着无力着,文明便意味着自身的许多抛弃和裂变。惟月下独步这一习惯,似与生命同在,未被媚眼的霓虹灯虏获异化销蚀。每逢周末晚上,如苍穹悬月,我定会解去凡尘中的种种羁绊,慢慢踱入近郊的一条野味极浓的小径,寻当年月色,觅往日旧梦。

这种独步,在局外人看来,散淡而无味,寂寥而孤清。但若你是个膜拜自然的人,细细品味,定会觉得那寂寥与孤清中,孕着一种淡远深邃的大美。你会看出,月光的色态,是宇宙的大化,是天母胎养涵殖的美的极致。想一想吧,在幽深的小径上,你独步着,天光

衬着月色,分明是一千匹飘游的锦。

金丝样的月光从锦上鸟儿样飞落下来了,那月光是有生命的呀,真像一首曲子,韵律轻柔迤逦,扣合你心中的箫声。此时,你的心音与天籁合了,你的灵魂也化成了灵蝶,随月光飘飘逸逸,翩然于八荒之外,百水之间,歇息于鲜花之肤,萤露之珠。尘世上多少沮丧,多少疲倦,多少得失,都淡然远去了,你似飘游在一个华光熠熠的真善美王国里,心的感悟会是:月光,多美!活着,多好!

月下独步,灵魂飞升。那条野径,白日我也不只一次地走过。在日光下,它也是很美的。那里有艳丽的野芍药,淡蓝色的水芹菜,活泼的村童,肥美的鸭子,西天懒懒的落日,很是诱惑撩拨人的感观。可我总觉得,月下独步时它更美。大约此时,世俗美的色彩,都被月光朦胧了,人的感观只剩一片清明的月色。而当尘世和肉体对灵魂的桎梏都已解脱,人对美的体味,会是生命的哭泣或歌唱,少有杂感,美也就自然的真实韶秀起来……

(作者地址:安徽省蚌埠市张公山七村)



## 杖子圈出的记忆

卢海娟

自从我学会“篱笆”这两个字,我就企图扭转父母乡邻的观念,希望他们也能和我一样,确信那些被风吹雨淋,因此变得灰霾暗淡、有的不知不觉已经长出木耳来的“杖子”便是书中充满诗意的篱笆。我的眼前常常跳出圈着篱笆的家园,那里有热闹的鸡吵鹅斗,有碧绿的菜蔬,有姹紫嫣红的草花。阳光匆匆洒落一地金黄的碎屑,花影扑朔,一只宁静的红蜻蜓懒懒地栖着,不时抖动巨大透明的羽翼……

然而我们的生活中一直没有诗意的篱笆。为了躲避近六个月漫长冬季的严寒,东北民居大多缩在大山的夹缝之中。低矮的茅草房紧靠在山脚下,像一个腰扎草绳佝偻着身子的老农,草房的四周,把粗大的劈柴竖起,再横加两根细长的松木,用柳条或是榆树“腰子”捆扎结实,勒紧,这便是乡下人口中的“杖子”。杖子高低起伏,顺着山势地形圈出一块不规则的地来,这里,黄瓜、豆角、茄子、辣椒……头伏萝卜二伏菜……哄孩子的樱桃、李子、海棠……植物们只有这一季的生命,一个个痴痴地长,欣欣向荣。

杖子也要推陈出新。每一年,都会有一段杖子因为雨水的缘故倾倒歪斜,因为孩子大人的攀爬大开门户,因为猪拱牛顶漏洞百出……每年春天,“夹杖子”都是播种之前不可逾越的一道工序。

小孩子帮大人干活,最初便是从“夹杖子”开始。老大老二老三,在父亲的吆喝下,我们姐弟一溜笔直地站着,双臂翼张,冰凉的沾了冰茬和冻土的“杖子”大模大样地倚在我们的怀中。彼时春寒料峭,呼啸的北风冻得我们不住地流鼻涕,我的手小心地扶着沉

甸甸的杖子,不敢轻举妄动。直到现在,想起杖子沉沉地倚在胸口那种冰凉冷透的感觉我还会不寒而栗,尤其是当父亲狠狠地向插入杖沟的杖子砸下一块石头,或是扔下一锹冻土时,我脚下趔趄,几乎被杖子击倒——倘若杖子离开杖沟,横躺在外面,父亲一定会大发雷霆。父亲当时的脾气,就和酷寒的天气一样,让人不知不觉就会发抖。

尽管我很会读书,每次考试都是不争的第一名,但这并没有给父母带来快乐。直到有一天,当我向手心里吐了一口唾沫,两手一搓,接过父亲递过来的柳条“腰子”,一只脚高高伸出,用力踩在捆绑杖子的横杆上,双手用力,然后“嘿”地一声把“腰子”拽紧、扭转、别好,父亲摇晃了一下,发现杖子像城墙一样岿然不动,才露出笑容,满意地说:“这小死丫头,有劲,能干活了。”

杖子是家园的一部分,谁家都要夹杖子,但是,在乡下,杖子只是一种宣言,一种威慑,不属于武装力量,因此它赶不走真正的入侵者。

喜欢跳杖子的大多是小孩子——谁家的黄瓜、西红柿熟了,李子海棠熟了,甚至,捉迷藏的时候,跳过杖子趴到土豆地里,藏到黄瓜架下,豆角架下……跳杖子无需太多的理由,连成年人也乐此不疲:跳过张家的杖子去东山,跳过李家的杖子去下河。邻里之间,隔着杖子唠嗑的是两家的女人,住得久了,两家杖子的缝隙便越来越大,妇女们说话方便了,两家的男人也成了哥们,你跳过杖子去我家,我跳过杖子去你家。

东北男人爱喝酒,有一次,关二哥干了一瓶老白干,酒劲上涌想跳过杖子回家睡觉,不想这杖子原来竟然是谁家的门框,上面还

残留着锈迹斑斑的钉子,七扭八歪的钉子不知怎么扎上了关二哥的裤裆,他左摇右拽,上不去下不来,悬在杖子上半个多小时才撕破了裤子勉强脱身——那时,因为跳杖子刮破了裤腿,甚至刮露了屁股的,不胜枚举。

渐渐地,木材被砍伐怠尽,到处都是荒山野岭,乡村也失去了用劈柴夹杖子的奢靡。我上初中时,学校的实验基地也要夹杖子,用的是“刺棘子”,那是一些带刺的灌木,把它们捆扎起来,码到杖沟里,上下各用细长的木条勒紧。这种杖子没人敢攀爬,连牲畜也敬而远之,可惜不耐雨淋,一年之后,还要收拾残局重新来过,每一年春天,我们的手都会被这种灌木杖子割伤,刺破,回忆里少年的岁月也变得伤痕累累。后来,有了让人羡慕的“板杖”:去锯木场买一些边角料,我们称之为“板皮”,找几个朋友把板皮依次钉在两条横木上,竖起在家园四周,这样,又结实又好看的板杖就做成了。板杖无需挖沟,不用把一部分杖子埋在土里,只要隔一段距离埋一根粗壮的柱子就好了。透过板杖,菜园里的风景尽收眼底,却不能像劈柴杖子那样任人攀爬——无疑,板杖是杖子发展史上的一次革命。

然后就是铁栅栏,砖砌围墙……杖子终于退出了历史舞台,只在记忆里圈出一小块贫瘠的土地——如今,在乡下,“夹杖子”这个词汇也成了死语。小黄瓜老了,海棠落满地……植物们再也不会迎来孩子们觊觎的目光。大家都知道:不经过主人的同意,谁也不可以私闯别人家的菜园——敞开的东西越来越少,捂实的东西越来越多,莫非,这就是文明与进步的标志?

(作者地址:吉林省通化县快大茂镇新风社区)

## 烟雨塘栖

费勇

江南的古镇中,塘栖就像一个待字闺中的淑女,贤德、文雅,知书达理而又不喜张扬。相较于周庄、同里、乌镇和西塘,塘栖的美阴柔而沉静,是一种经过岁月的沉淀剥去浮躁光华后的美。

我是在一个烟雨迷蒙的午后抵达塘栖的。眼前的古镇,如水墨的版画。京杭大运河的河水在烟雨中蜿蜒出长龙的雄姿,河水流淌着时光的旋律。烟中有雨,雨中有烟。河水无言,却也是一首动人的诗。

走过广济桥,就算是与塘栖古镇开始了亲密接触。少时,在课本里领悟江南秀色,自然少不了小桥、流水、人家,三个词语的诗意图宛如一幅浅浅的水墨画,定格在了我的脑海。自此,我迷上了江南,迷上了江南的古镇、水乡和村落。

去周庄和同里游玩,是在阳光清朗的秋日,塘栖之前也来过几次,均是在日光充足的晴好天气,雨中访古镇却是第一次。第一次雨中漫步青石板路,第一次凝望烟雨迷蒙的小镇,第一次雨中过广济桥,恰如宴席中吃了油腻大餐而饮了一杯养生的黄酒,别有一番风味。

古镇不大,不足80平方公里,这正暗合了我对古镇的阅读范围。镇名“塘栖”,古作塘栖,在众说纷纭的争论中,“负塘而栖”是较为认可的一种说法。按对字面的理解,自是京杭大运河开凿后,人们沿河而居形成的小镇,经过百年的演绎,才有了今天闻名遐迩的鱼米之乡、花果之地、丝绸之府和枇杷之乡。

雨中的塘栖是一首清亮的小诗。细雨缠绵青石板路,苔痕被雨洗的发亮。白墙黛瓦和木质的门,一道被时光停留在深深的小巷里。老人们坐在门口,箍扎着木桶,这些传统的手艺就像祖父说给我听的家训,保留着一份儿时的记忆和年轮上的歌谣。

河面上的船只总能勾起我对古诗词意境的向往,“君到姑苏见,人家尽枕河。古宫闲地少,水巷小桥多。夜市买菱藕,春船载绮罗。遥知明月夜,相思在渔歌”,唐朝诗人杜荀鹤写的是苏州的小镇,我想,他若来到塘栖,亦会为这美景陶醉,咏出绝世佳句。

顺着巷子走一走,看一看,只想在细雨中听一听老人们拉着二胡或者吹奏笛子的美妙乐音。塘栖的百年老字号依旧焕发着昔日的风采,百年汇昌、姚致和堂、劳鼎昌、广泰丰、翁长春,雨水顺着青瓦滴滴落在门前,滴滴答答的声响,恍若梦境。我想,老店的鼎盛时期定是人声鼎沸,车如流水马如龙。老店的金字招牌是几代人用心血传承而来,这份厚重和沧桑,让我体味到了中国传统文化中“商”字真正的历史和含义。

雨中的塘栖还是一曲地地道的江南散板。江南的烟雨,揉碎相思人多情的泪。遥想古时,大家闺秀静处闺中,逢雨天则触景生情。这一场又一场塘栖的雨,含着乡愁更含清愁。雨丝如幕,雨意如歌,一帘又一帘,梦在雨中,雨在梦中,伤感了多少有情人离别的内心呵!

雨中塘栖,画屏古镇。雨,让古镇变得祥和宁谧,温馨动人。箍桶老人的皱纹里,有一道道岁月留下的清冷之痕。腊梅躲在墙角,暗暗地在雨中怒放着花朵。也许,春风春雨中,人们在静静地等待着枇杷和杨梅的果实。美食,总能让古镇在雨中有一次别样地激情,而收获,则是一次意味深长的快乐和满足。(作者地址:浙江省杭州市江干区云峰四区)